

荀摇摇子

[周]荀况摇撰

廖名春摇校点
邹新明

出版说明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子也。”梁启超也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不管这些评价是否过头,但至少有一点确信无疑,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把握住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不能不读《荀子》。

《荀子》旧题周代荀况撰,另有一说,其人本为孙氏,出自卫公子惠孙之后,是由卫入赵的赵人。司马迁受方音影响,将“孙”误为“荀”,唐人杨□作注,接受司马迁说,遂使其误沿袭至今。荀子约生于公元前猿年。前圆年,他年五十时始来游学于齐,因批评齐闵王,不久就离齐赴楚。前圆年齐襄王复国以后,又离楚来齐,在复办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前圆至圆年间,荀子曾应聘到秦。前圆至圆年间,他先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兵;后又说齐相于齐。前圆年,他离齐赴楚,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不久,因有人进谗,他只得离楚赴赵,被赵任为上卿。不久,因春申君坚请,又归楚复为兰陵令。前圆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著书数万言,约于前圆年,卒于兰陵。

《荀子》一书应称为《孙卿书》或《孙卿子》。其猿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著,它们是《劝学》、《天论》等圆篇;一类是荀子弟子记录的荀子言行,它们是《儒效》、《议兵》等缘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它们是《哀公》、《尧问》等缘篇。前二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可靠史料,后者则视为间接材料。

荀子的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因此必须“化性起伪”，以后天的礼义来改造先天的恶的情欲之性。荀子隆礼、重礼，他提出“明分使群”说，隆礼重法说；同时，他又提出“从道不从君”说、“上下易位”说、君民舟水说、立君为民说、礼生为民说。荀子第一个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明确地给天以自然的解释。他认为“天行有常”，“治乱非天也”，因此要“明于天人之分”，人不但要顺应自然，而且要“制天命而用之”。此外，他还提出了“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创造了共名、别名、大共名、大别名的概念体系，制定了关于名的划分和推演的理论，阐述了制名的原则，提出了“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彼兵者，所以禁暴除恶也，非争夺也”说。他的这些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深刻的影响。

本书以文物出版社影印南宋浙北翻刻熙宁监本为底本，以他本校勘，后附校记。

本书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邹新明校点整理。

【目录】

出版说明

一摇劝学 辕员

二摇修身 辕源

三摇不苟 辕苑

四摇荣辱 辕园

五摇非相 辕缘

六摇非十二子 辕怨

七摇仲尼 辕圆

八摇儒效 辕缘

九摇王制 辕圆

十摇富国 辕怨

十一摇王霸 辕苑

十二摇君道 辕源

十三摇臣道 辕员

十四摇致士 辕源

十五摇议兵 辕远

十六摇强国 辕苑

十七摇天论 辕愿

十八摇正论 辕愿

十九摇礼论 辕愿

二十摇乐论 辕苑

二十一摇解蔽 辕怨

二十二摇正名 辕缘

二十三摇性恶 辕园

二十四摇君子 辕远

二十五摇成相 辕愿

二十六摇赋 辕圆

二十七摇大略 辕苑

二十八摇宥坐 辕缘

二十九摇子道 辕愿

三十摇法行 辕源

三十一摇哀公 辕苑

三十二摇尧问 辕远

校勘记 辕怨

一摇劝学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①；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②，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③。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④。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生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

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⑤，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酸而螭聚焉。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驎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⑥，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⑦，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⑧。螭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⑨。《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⑩。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⑪，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⑫，安有不闻者乎？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

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囋，非也。君子如响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说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偏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⑬，顺《诗》、《书》而已尔，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锥刺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慎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二 摇 修身

见善 ,修然必有以自存也 ,见不善 ,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 ,介然必以自好也 ;不善在身^① ■ 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 ,吾师也 ;是我而当者 ,吾友也 ;谄谀我者 ,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 ,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 ,受谏而能戒 ,虽欲无进 ,得乎哉 ? 小人反是 ,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 ,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 ,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 ,谏争者疏 ,修正为笑 ,至忠为贼 ,虽欲无灭亡 ,得乎哉 ? 《诗》曰 :“ 滄滄 □□ ,亦孔之哀。谋之其臧 ,则具是违 ;谋之不臧 ,则具是依。” 此之谓也。

扁善之度 :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 ,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②。宜于时通 ,利以处穷 ,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 ,由礼则治通 ,不由礼则勃乱提慢 ; 饮食、衣服、居处、动静 ,由礼则和节 ,不由礼则触陷生疾 ; 容貌、态度、进退、趋行 ,由礼则雅 ,不由礼则夷固僻违 ,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 ,事无礼则不成 ,国家无礼则不宁。《诗》云 :“ 礼仪卒度 ,笑语卒获。” 此之谓也。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 ,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 ,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智 ,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 ,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 ,匿行曰诈 ,易言曰诞 ,趣舍无定谓之无常 ,保利弃义谓之至贼^③。多闻曰博 ,少闻曰浅。多见曰闲 ,少见曰陋。难进曰倨 ,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 ,多而乱曰秬。

治气养心之术 : 血气刚强 , 则柔之以调和 ; 知虑渐深 , 则一之以易良 ; 勇胆猛戾 , 则辅之以道顺 ; 齐给便利 , 则节之以动止 ; 狭隘褊小 , 则廓之以广大 ; 卑湿、重迟、贪利 , 则抗之以高志 ; 庸众驽散 , 则□之以师友 ; 怠慢僇弃 , 则炤之以祸灾 ; 愚款端悫 , 则合之以礼乐 ; 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 , 莫径由礼 , 莫要得师 , 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

志意修则骄富贵 , 道义重则轻王公 ; 内省而外物轻矣^④。传曰 : “君子役物 , 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 , 为之 ; 利少而义多 , 为之 ; 事乱君而通 , 不如事穷君而顺焉。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 , 良贾不为折阅不市 , 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体恭敬而心忠信 , 术礼义而情爱人 , 横行天下 , 虽困四夷 , 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 , 饶乐之事则能让 , 端悫诚信 , 拘守而详 , 横行天下 , 虽困四夷 , 人莫不任。体倨固而心执诈 , 术顺墨而精杂汙 , 横行天下 , 虽达四方 , 人莫不贱。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 , 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 , 辟违而不悫 , 程役而不录 , 横行天下 , 虽达四方 , 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 , 非渍淖也 ; 行而俯顷 , 非击戾也 ; 偶视而先俯 , 非恐惧也。然夫士欲独修其身 , 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⑤。

夫骥一日而千里 , 弩马十驾则亦及之矣。将以穷无穷 , 逐无极与 ? 其折骨绝筋 , 终身不可以相及也 ; 将有所止之 , 则千里虽远 , 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 , 胡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 ? 不识步道者 , 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 ? 意亦有所止之与 ? 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 , 非不察也 , 然而君子不辩 , 止之也 ; 倚魁之行 , 非不难也 , 然而君子不行 , 止之也。故学曰 : “迟彼止而待我 , 我行而就之 , 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 , 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 ? ”故跲步而不休 , 跛鳖千里 ; 累土而不辍 , 丘山崇成 ; 厌其源 , 开其渎 , 江河可竭 ; 一进一退 , 一左一右 , 六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 , 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 ? 然而跛鳖致之 , 六骥不致 , 是无他故

焉 ,或为之 ,或不为尔。道虽迩 ,不行不至 ;事虽小 ,不为不成。其为人也多暇日者 ,其出入不远矣^⑥。

好法而行 ,士也 ;笃志而体 ,君子也 ;齐明而不竭 ,圣人也。人无法 ,则伥伥然 ;有法而无志其义 ,则渠渠然 ;依乎法而又深其类 ,然后温温然。

礼者 ,所以正身也 ;师者 ,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 ? 无师 ,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 礼然而然 ,则是情安礼也 ;师云而云 ,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 ,知若师 ,则是圣人也。故非礼 ,是无法也 ;非师 ,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 ,譬之是犹以盲辨色 ,以聋辨声也 ,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 ,法礼也 ;夫师 ,以身为正仪 ,而贵自安者也。《诗》云 :“不识不知 ,顺帝之则。”此之谓也。

端悫顺弟 ,则可谓善少者矣 ;加好学逊敏焉 ,则有钧无上 ,可以为君子者矣。偷儒惮事 ,无廉耻而嗜乎饮食 ,则可谓恶少者矣 ;加惕悍而不顺 ,险贼而不弟焉 ,则可谓不详少者矣 ,虽陷刑戮可也。

老老而壮者归焉 ,不穷穷而通者积焉 ;行乎冥冥而施乎无报 ,而贤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 ,虽有大过 ,天其不遂乎。君子之求利也略 ,其远害也早^⑦ ,其避辱也惧 ,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贫穷而志广 ,富贵而体恭 ,安燕而血气不惰 ,劳倦而容貌不枯 ,怒不过夺 ,喜不过予。君子贫穷而志广 ,隆仁也 ;富贵而体恭 ,杀势也 ;安燕而血气不惰 ,柬理也 ;劳倦而容貌不枯 ,好交也^⑧ ;怒不过夺 ,喜不过予 ,是法胜私也。《书》曰 :“无有作好 ,遵王之道 ;无有作恶 ,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

三摇不苟

君子行不贵苟难 ,说不贵苟察 ,名不贵苟传 ,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赴河^① ,是行之难为者也 ,而申徒狄能之 ;然而君子不贵者 ,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 ,天地比 ,齐、秦袭 ,入乎耳 ,出乎口 ,钩有须 ,卵有毛 ,是说之难持者也 ,而惠施、邓析能之 ;然而君子不贵者 ,非礼义之中也。盗跖吟口 ,名声若日月 ,与禹、舜俱传而不息 ;然而君子不贵者 ,非礼义之中也。故曰 :君子行不贵苟难 ,说不贵苟察 ,名不贵苟得 ,唯其当之为贵。《诗》曰 :“物其有矣 ,唯其时矣。”此之谓也。

君子易知而难狎^② ,易惧而难胁 ,畏患而不避义死 ,欲利而不为所非 ,交亲而不比 ,言辩而不辞^③。荡荡乎 ! 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能亦好 ,不能亦好 ;小人能亦丑 ,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 ,不能则恭敬縻绌以畏事人 ;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 ,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 :君子能则人荣学焉 ,不能则人乐告之 ;小人能则人贱学焉 ,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宽而不慢 ,廉而不刿 ,辩而不争 ,察而不激 ,寡立而不胜^④ ,坚强而不暴 ,柔从而不流 ,恭敬谨慎而容 ,夫是之谓至文。《诗》曰 :“温温恭人 ,惟德之基。”此之谓也。

君子崇人之德 ,扬人之美 ,非谄谀也 ;正义直指 ,举人之过^⑤ ,非毁疵也 ;言己之光美 ,拟于舜、禹 ,参于天地 ,非夸诞也 ;

与时屈伸 ,柔从若蒲苇 ,非慑怯也 ;刚强猛毅 ,靡所不信 ,非骄暴也 ;以义变应 ,知当曲直故也。《诗》曰 :“左之左之 ,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 ,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

君子 ,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⑥ ,小心则畏义而节 ,知则明通而类 ,愚则端悫而法 ;见由则恭而止 ,见闭则敬而齐 ;喜则和而理^⑦ ,忧则静而理^⑧ ,通则文而明 ,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 ,大心则慢而暴 ,小心则淫而倾^⑨ ;知则攫盗而渐 ,愚则毒贼而乱 ;见由则兑而倨 ,见闭则怨而险 ,喜则轻而翾 ,忧则挫而慑 ,通则骄而偏 ,穷则弃而僂。传曰 :“君子两进 ,小人两废。”此之谓也。

君子治治 ,非治乱也。曷谓耶 ? 曰 :礼义之谓治 ,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 ,治礼义者也 ,非治非礼义者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 ? 曰 :国乱而治之者 ,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 ,去乱而被之以治 ;人污而修之者 ,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 ,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 ,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为名 ,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 ,为修而不为污也。

君子洁其辩而同焉者合矣 ,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 ,非知也 ,其势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 ,新沐者弹其冠 ,人之情也。其谁能以己之漙漙受人之域域者哉 ?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致诚则无它事矣 ,唯仁之为守 ,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 ,形则神 ,神则能化矣 ;诚心行义则理 ,理则明 ,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 ,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 ,地不言而人推厚焉 ,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 ,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 ,嘿然而喻 ,未施而亲 ,不怒而威。夫此顺命 ,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 ,不诚则不独 ,不独则不形 ,不形则虽作于心 ,见于色 ,出于言 ,民犹若未从也 ,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 ,不诚则不能化万物 ;圣人为知矣 ,不诚则不能化万民 ;父子为亲矣 ,不诚则疏 ;君上为尊矣 ,不诚则卑。夫诚者 ,君子之所守也 ,

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 ,操之则得之 ,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 ,轻则独行 ,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 ,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君子位尊而志恭 ,心小而道大 ,所听视者近 ,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是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 ,一人之情是也 ;天地始者 ,今日是也 ;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 ,而论于百王之前 ,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 ,分是非之分 ,总天下之要 ,治海内之众 ,若使一人 ,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 ,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 ,则操术然也。

有通士者 ,有公士者 ,有直士者 ,有悷士者 ,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 ,下则能爱民 ,物至而应 ,事起而辨 ,若是 ,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 ,不上同以疾下 ,分争于中 ,不以私害之 ,若是 ,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 ,上虽不知 ,不以悖君 ,身之所短 ,上虽不知 ,不以取赏 ,长短不饰 ,以情自竭 ,若是 ,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 ,庸行必慎之 ,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⑩ ,若是 ,则可谓悷士矣。言无常信 ,行无常贞 ,唯利所在 ,无所不倾 ,若是 ,则可谓小人矣。

公生明 ,偏生暗 ,端悷生通 ,诈伪生塞 ,诚信生神 ,夸诞生惑。此六生者 ,君子慎之 ,而禹、桀所以分也。

欲恶取舍之权 :见其可欲也 ,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 ;见其可利也 ,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 ,而兼权之 ,孰计之 ,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⑪。凡人之患 ,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 ,则不虑其可恶也者 ;见其可利也 ,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 ,为则必辱 ,是偏伤之患也。

人之所恶者 ,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 ,夫贫贱者则求柔之 ,是非仁人之情也 ,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晦世者也 ,险莫大焉。故曰 :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不如盗也。

四摇荣辱

□泄者 ,人之殃也。恭俭者 ,僻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 ,不如恭俭之利也。故与人善言 ,暖于布帛 ;伤人以言 ,深于矛戟。故薄薄之地 ,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无所履者也 ,凡在言也。巨涂则让 ,小涂则殆 ,虽欲不谨 ,若云不使。

快快而亡者 ,怒也 ;察察而残者 ,伎也 ;博之而穷者 ,訾也 ;清之而俞浊者 ,口也 ;蒙之而俞瘠者 ,交也 ;辩而不说者 ,争也 ;直立而不见知者 ,胜也 ;廉而不见贵者 ,别也 ;勇而不见惮者 ,贪也 ;信而不见敬者 ,好□行也。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

斗者 ,忘其身者也 ,忘其亲者也 ,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 ,然且为之 ,是忘其身也 ;家室立残 ,亲戚不免乎刑戮 ,然且为之 ,是忘其亲也 ;君上之所恶也 ,刑法之所大禁也 ,然且为之 ,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① ,内忘其亲 ,上忘其君 ,是刑法之所不舍也 ,圣王之所不畜也。乳彘不触虎 ,乳狗不远游 ,不忘其亲也。人也 ,忧忘其身 ,内忘其亲 ,上忘其君 ,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

凡斗者 ,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己诚是也 ,人诚非也 ,则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忧以忘其身 ,内以忘其亲 ,上以忘其君 ,岂不过甚矣哉 ! 是人也 ,所谓 “以狐父之戈□牛矢 ”也。将以为智邪 ? 则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 ? 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 ? 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 ? 则危莫大焉。人之有斗 ,何哉 ? 我欲属之狂惑疾病邪 ,则不可 ,圣

王又诛之，我欲属之鸟鼠禽兽邪，则不可，其形体又人，而好恶多同。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然唯利饮食之见^②，是狗彘之勇者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③，猛贪而戾，□□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

儵、□者^④，浮阳之鱼也，胠于沙而思水^⑤，则无逮矣。挂于患而欲谨，则无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

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材惠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孝弟愿悫，□录疾力，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饱食长生久视，以免于刑戮也。饰邪说，文奸言，为倚事，陶诞、突盗，惕悍、□暴，以偷生反侧于乱世之间，是奸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虑之不深，其择之不详，其定取舍，楷慢是其所以危也。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

小人之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

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慢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也。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⑥，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⑦。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为尧、禹则常安荣，为桀、跖则常危辱；为尧、禹则常愉佚，为工匠农贾则常烦劳。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势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礼义？安知辞让？安知廉耻隅积？亦□□而噍，乡乡而饱已矣。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尝睹刍豢稻粱也，惟菽藿糟

糠之为睹,则以至足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粱而至者^⑧,则矐然视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无嫌于鼻^⑨,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为相县也,几直夫刍豢稻粱之县糟糠尔哉?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儆之,□之重之,则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则汤、武在上曷益?桀、纣在上曷损?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⑩,可与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窳,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⑪。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畜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食太多,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远矣,非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⑫。故曰:“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反□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则利,以为名则荣,以群则和,以独则足,乐意者其是邪?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